

永懷張維翰老師

何敏

(本文另有圖照刊第三頁)

恩師張維翰(純溫)先生於本年九月一日上午十時病逝三軍總醫院，他原任監察院副院長、代院長，現任監察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主席、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所長，亮節高風，經綸蘊藉，一旦與世長辭，朝野同表悲悼。筆者早年畢業雲南東陸大學(國立雲南大學前身)，純老為東大創校委員兼教授，忝列門牆，民國五十五年筆者自緬甸返國，十五年來，叨承青睞，殷殷關愛，親炙教誨，對此隆恩渥誼，靡時或忘。

回憶初抵國門，無一枝之棲，他對我推介不遺餘力。且以我性喜詩詞聯語，即將他自撰聯語三峽，囑予謄寫，常對人說，我替他在清稿，實則教我藉此觀摩，吟詠而學習呢！之後，我奉汪竹一先生之約入國貨館工作，純老與汪為五十年老友，時刻為我游揚。他任監察院副院長時，辦公距我辦事處甚近，時往督謁，每次均蒙接見，娓娓談雲南往事，有時請賜鄧正所呈詩稿，有時則看他揮毫寫字，臨走前總要給幾篇近作詩章。他對我的生活處境，非常關懷，時時詢及家庭狀況，收入是否够用？

淡泊胸懷對人周到

一天，我去見他時，見辦公室裏的余祕書純文與許睿智先生正幫助清理案上和櫥架裏的書籍文件，詢知純老已辭去副院長代院長職。一般人的心裡總會戀戀不捨，他却淡然超置，令我好生詫異，究竟對他應該怎樣進言，純老是絕頂聰明的，好像曉得我要說些什麼，便一面清書，一面笑笑對我說道：「你以為我辭了副院長會不憚於懷嗎？這是個為委員們服務的職位，年老了，倒不如專任委員自由得多。」一點也不錯，他之視富貴如浮雲，已是司空見慣，即使他代理院長時，也不常在院長室辦公，仍終日坐在原來的副院長室裏治事。

純老辭卸了副院長不久，便偕夫人及女公子女婿環球旅行，在日本、韓國、美國，備受朝野各界熱烈歡迎。他在被歡迎場合中，極力伸張正義，宣揚國策，深獲國際人士與輿論界之讚揚，尤承僑胞熱忱接待，他僕僕風塵，飽載友誼歸來時，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的某個晚上。由於航機延後兩小時抵達，我和帶病去機場歡迎的李彌將軍伉儷及陶委員鎔在欣欣餐廳裏同坐一桌喝咖啡

等候，直到他老人家蒞臨，始各握手道好，星散返家。翌晨當我在中泰賓館參加世界華商貿易會議時，他來電話向我致謝並且問道：「昨晚站在你旁邊的是那幾位！」他對人禮貌周到，令我不勝感佩。

張師母仲太夫人，在純老回國兩個月後逝世，純老八十多歲的高齡，倦遊歸來旅途疲勞，又兼處理公私事務，精力已感不濟。一旦罹此喪偶之慟，誰也承受不了。我去他敦化北路寓所弔唁，見其神色慘傷，為他的健康十分擔憂。但由於他洞徹佛理，修養有素，順應節哀，善自排遣，不久便按時到監院辦公，參加各種會議。某天，他請監院許先生電話通知我，說是他要來國貨館看我，囑在大門前等候。一見面，純老便對我說道：「這些日來心情不佳，我們好久沒有晤談了，今天特來約你午餐，然後一同看場電影，好嗎？」我便跟隨他走去，看見他食量甚佳，對於電影頗有研究，向我介紹電影中主角恬妮甚詳，使我這個看戲的門外漢耳目一新。

賞玩工藝贈人詩書

純老很喜歡瓷器和竹木雕製的手工藝品，他

常來國貨館參觀，對各項產品，均一一欣賞，向館裏同仁評鑑品質，提出改良意見，有時託我代訂購花瓶及手工藝品，有時叫我同去廠商的公司選購，現款交易，拒絕餽贈，當他九十壽辰，他的大小姐鼎鍾（現任師大教授兼圖書館長）親來找我替她訂製大批的壽辰紀念品——磁製筆洗，內有王壯為所篆的圖章瓷器，製好尚未送他已將貨款全數交我轉付，那一批別開生面的壽誕紀念品獲得賀衆的稱道，他老人家非常高興，我們一些辦事人員曾獲得他的親賜墨寶，給我的是一副紅宣紙寫的對聯：「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不僅寫實，而且寓意深遠。後來他又賜書「丁巳生日賦」單條給我，原詞句是：

中宵起舞憶聞鶉，客夢猶聞舊鼓聲，
展卷徒勤難捕拙，揮毫無似每思齊，
詩耽蒼雪兼蘭谷，禪悅虛云與月溪，
禹甸重光應未遠，凱旋期見慰緣俟。

虔修佛法見性明心

純老的虔持佛法，殆非一日，由於中華文化的傳統，自禪宗的大徹大悟，見性明心之學說盛行，影響及於宋明理學，所以純老之學亦佛亦儒。不僅口誦心維，而且身體力行，在他的住宅裏，明窗淨几、琳瑯滿架間，將佛堂高供，花香環繞，早晚虔持心經、藥師佛經，始終不懈。南方寶生佛刹，原為屈映光居士任董事長，屈老羽化，董監事一致議決純老續董其成。當我與該寺董事會總幹事嚴仲熊兄往謁，面呈種切，純老欣予

樂就，此後所有法會道場，均不辭登山跋涉之勞，時往參加，至該寺請書寫對聯匾額，有求必應。某日我看純老，他正構想該寺的其聯，應如何以詩鐘體嵌上屈老居士的上下？又應該如何始與該寺的宗派學理相適應？他蒐集資料慎重下筆。不二日已將匾額法顯堂，報恩亭揮就，唯恐耽擱木刻時間，特別電話要我囑轉仲熊兄速去取件，其對佛寺工作的認真，以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家來說，洵屬罕睹。

純老曾為拙著「姑妄言之」一書，題詩以示鼓勵。拙著「夢影遊痕」，係懷往事，兼記舊遊，原擬書名為「萍踪紀趣」呈請斧正，當蒙他思索片刻，即揮毫更作今名，出版後蒙遂章閱覽，並對我說：「很好，令我看過了感想很多。」

純老對雲南大學校友會每年舉行校慶，非常熱心，我去邀請他時，縱使公務繁冗，也欣然蒞臨，講述往事，歡樂共一堂。我主編雲大通訊向他索稿時，他立予口述叫我筆錄，錄後呈給他一再修改，他在監院副院長辦公室費了一整上午的時間，才將稿交我付排。

佛像與茶壺的軼事

可是我呢？對他一些吩咐，却未曾盡到「弟子服其勞」的職責，他叫我商洽製造玻璃各大司，如能用玻璃塑造藥師佛尊像，中空而安裝小電泡，使其大放光明，亦是一番功德，他親手寫給我兩條藥師佛經語：「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十二大願之第一第二兩願：第一大願，願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自身光明熾然，照耀無量無數無邊世界，第二大願，願我來時得菩提時，身

如琉璃，淨無瑕穢，光明廣大，功德巍巍，身善安住。」我曾洽遍廠商研製，以了却他信佛宏願。

沒料到以水晶玻璃製模子在技術上發生困難，即使用壓克力製造，成本亦高得驚人。適於此時，萬華一帶已有塑膠製的各種精巧佛像，紅色、綠色，可在暗處放光，廠商認為除非訂製，若由他們自製出來只購買一部份，所餘便無銷路，純老因此遂寢其議，但是留在我心頭的，只覺歉疚。其次是當我將銅鑄的藥師佛尊像送到他的公館，恐他走動費神，特自告奮勇為他安設佛位，原有一尊寸多高的白磁佛像，下承以一小磁盤，稍一不慎，竟將此像倒出磁盤，落在桌上的玻璃板面，砸成幾塊，對於我的尷尬可想而知，但純老毫不以為意，反安慰我道：「不要緊！我供的佛像大多，少一尊反使佛座空疏些。」不幾日，他打電話給我道：「你還在為了砸碎佛像難過嗎？現在已由我的司機用強力膠黏得天衣無縫了。」他還以為我不相信，當仲熊兄到他公館時，又將黏好的佛像指給他看，叫他一定轉達給我，知道，這是兩年前的的事了。

說來應該是純老和我有緣法，在八月一日荷普颱風將襲寶島的清晨，他竟冒着豪雨，應邀前來國貨館參觀我們與中央標準局、國民消費協會舉辦的正字產品陳列展出，我剛送本館主持人汪竹一先生下電梯，便在一樓與他相遇，汪先生歡喜逾常，撐持着病體和純老同上七樓展示現場，純老對汪道：「竹一兄，你不需陪我，宇白在此就夠了，快回家休養一下吧！」之後，他參觀了正字標陳列，又約鄧君和我去看六樓、二樓的磁

器間位，勾留了一個小時，依然精神矍鑠，叫同他去昆明街找祥德工藝社，想買一些玻璃製品，嗣以該社遷移新址，又叫車送我回館。臨走，他交給我一把很精美的小瓷茶壺，他說：「此壺購用了十幾年，不忍拋棄，煩你和今日公司蔡鼎新先生商量，替我配一銀嘴，就像他和你們館裏陳先生前次為我以銀製鉸鏈釘好了我的竹製臨帖架一樣。」我想他家中的古磁名陶太多，那在一個小磁壺？可是老人家的愛惜物力，念舊不忘的古道，實屬可風，不僅此也，他曾為此小小故物又來找我兩次。幸未辱命由陳恭濟兄設計，蔡鼎新兄往託某銀匠師傅將此壺配得銀裝玉砌，倍增精緻。

臨終拜謁一柱心香

配件到手是在八月廿八日，滿以為趨謁時可使老人家領首微笑，殊不知先打電話到張府，說是純老已於廿二日入三軍總醫院，驅車到院，只見他的大小姐鼎鍾女士，二小姐鼎鈺女士。告以病情嚴重，已進加護病房，昏迷不省人事。由於跌了一交，但經檢查並無大礙，他仍然照常起居，八月二十、二十一日還親往殯儀館致弔，等到二十二日上午，雖感胃部不適，但仍寫好了一首詩。送進醫院係在是日下午，一連兩天，神志不清，口多囁語，以後便入休克狀況。卅日下午我又赴醫院，惟望佛天庇佑純老，發現奇蹟，但仍昏迷不醒。九月一日上午十時卅分，嚴仲熊兄與我驅車抵醫院省視，剛出電梯，突見他的兩婿、兩女及幾位孫男女，還有監院的余秘書純文、其

他兩位職員，以及純老的秘書簡明勇，護士王小姐均手持一柱香，嚴兄和我也各分了一柱，護着他的遺體由電梯降地，改乘救護車送去殯儀館，在上車時揭開被面，瞻瞻他的遺容，猶栩栩如平日，一片慈祥，今我回憶知愛之恩，禁不住熱淚盈眶，迨趕到殯儀館，再看到遺體移下車廂，担至化妝室的宛在音容，我實在目不忍親，氣鬱胸臆，只好含悲向他最後一瞥離却現場。

追隨他多年的余純文兄說：「純老對於任何人均是平易近人，誠懇謙讓。」

遺作尚待整理刊行

純老服務公職，為黨國効忠，數十年如一日。自他於東京帝大畢業，歷任昆明市市長、教授、雲南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立法院秘書長、立法委員，內政部政務次長、監察院副院長、代院長，他一生功業循序海陸，他初年的功勳在他所著：「雲南起義之回憶」、「護國軍戰役實錄」兩文可以概見；至其內政部政務次長任內的建樹，非獨協理政事，而且不憚奔波，巡視西北，經四月半的時間，走遍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及四川西康各省，行踪所及，發為詩歌，勤政恤民之思，時流露於字裏行間，于院長右任曾譽純老之作，為「抗日戰爭時對內政上一重大文獻。」其他如在外交部駐滇特派員任內改訂中法新約，為我國當年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先聲；任代理監院院長時，主持院會，通過建立監院院長任期制度，崇尚法治令人無限崇敬。純老著作等身，但尚待整理刊行。謹將四十年前雲南論壇社所刊「張維翰傳略」增訂

稿送請中外雜誌刊登以誌追思懷念之忱並請讀者參閱指教。

附：張維翰傳略

少年出任護國前驅

張維翰字純鵬，民國前二十五年生於雲南大關縣，祖父及父親以西太后臨朝專政，辱國殃民，憤而辭官偕隱，安貧樂道，負一方重望。張幼承庭訓，純謹好學，頗為尊長所器許，祖父善書法，嘗書聯語貽張：「真儒學問須崇德，廉吏兒孫不諱貧」遂奉此以為治學立身之本。清末畢業於雲南法政學堂，曾參與辛亥革命，出任雲南都督府秘書，奉派京滬公幹，即入國民黨。二年一月被任為雲南省行政公署總務科長；是年十月任黑鹽井區鹽務督煎總辦兼鹽興縣知事，少年出任即政平訟理，錚錚有聲。三年十月調任箇舊縣知事，箇舊錫礦為全國之冠，礦廠林立，勞工數十萬人，五方雜處，民情强悍，向稱難治，富商大賈，每因私利不惜以厚資結納縣官，故官斯土者輒成巨富，地方風習至為頹壞。省當局以其在鹽興縣任內廉幹有為，故以之調任。到任之初，即整躬率屬，一矯積弊，執法嚴明，毫不寬假，於推廣學校，整飭警察，設立醫院，開闢水源，修築道路等新事業，尤銳意為之。不期年而廉幹之聲著於全滇，有模範縣長之譽。

四年冬袁世凱稱帝，雲南傾全省之師以討之，後方空虛，袁亦亟謀擾滇，陰遣其侍從武官即僞郡王龍濟光之子龍體乾，於五年三月自富良江外土司地，糾眾萬餘，皆有新式利械，乘虛內犯，

簡舊適當其衝。張親率警察二百餘人，及陸軍步兵一連，拚力抵禦，血戰三日，彈盡援絕，突圍，身負重傷，昏仆近郊，為人民昇瘞療治，僅免於難。傷愈奉護國軍總司令蔡錕將軍電召入川任秘書，旋經四川督軍羅佩金將軍任為四川督軍公署秘書長。六年秋回滇，復隨靖國軍總司令唐繼堯將軍至重慶舉行聯軍會議。七年冬由滇奉派赴粵出席軍政府召開之地方行政會議，後因感於地方自治實務之重要，乃赴日本研究地方行政，先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及東京市政研究會，選修憲法、行政法及市政等科，並歷各大都市及優良町村實地研習。生平求學，以此三四年間為最有心得，著有「都市計劃法制要論」、「行政法精義」、「地方自治實務」、「田園都市」等書，先後經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華中書局、昆明市公所出版。

市政外交保疆護權

民國十一年三月回滇被任為蒙自道尹，旋奉派籌備昆明市政，是年八月昆明市政公所成立，被任為市政督辦，繼續六年，中間復一度重赴日本，考察東京橫濱兩市復興計劃之實施狀況，並以昆明市之都市計劃與各專家商榷，製成圖案多種，攜歸實施，此六年中，於市政建設上，如開闢市街，建設公園、培植名勝，擴張電燈及自來水廠、創立醫院、整飭警察、改良風俗等，多著效績，尤注意於教育事業及社會行政、全市國民教育在民國十二年已完全普及，而創立社會行政機構，全國中實以昆明市政公所之社會科為最先，十七年六月奉國民政府任命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

外交部特派駐滇交涉員，因平日服膺 國父孫中山遺教，深感不平等條約之束縛，並因在滇從政有年於法國及其越南殖民地政府對滇省與旅越僑胞之種種壓迫，深為痛憤，爰收集有關資料，手編報告及改訂新約意見，實赴南京，晉謁國務院主席蔣公及行政院長譚公為扼要之陳述，並向外交部長王正廷商請催促改訂中法越南商約。是年十二月，中法商約會議開於南京，奉派為我國代表之一，於會議中屢向法使馬泰爾氏舉出種種不平事實，據理力爭，深為法人所憚。十八年三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京出席大會，八月雲南省政府改組，復奉國民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以改訂中法越南商約尚未竣事，仍留京滬間繼續從事，直至十九年五月十六日中法越南通商專約在南京外交部正式簽訂。自中法雙方開始談判以來，先後舉行正式會議凡二十二次，歷時十八個月，備歷艱辛而新約始獲成立，雖因國勢關係尚未能達到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要求，而新約內容確已得到平等互惠之處甚多。其對滇緬界務，亦協助外交部向英使交涉，同意雙方派員實地勘劃。緣雲南界於越緬，強鄰逼處，必須擴除外力之束縛而地方始有發展機運，張在京於向英法交涉既有此成就，乃回滇就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之職，時當訓政開始，依照六年訓政地方自治事項分年進度，積極設施，於自治幹部人員之訓練甚為注重，全省各縣區公所均普遍成立，縣參議員之選舉亦經開始辦公，於縣長之訓練任用尤極嚴格，吏治漸入軌道，風氣為之一變，倘得張維翰久於其任，則雲南地方

自治早已完成。

立法內政各有懋績

二十年八月以政見不得貫徹辭職入京，奉國民政府任命為立法委員，旋又奉命兼任立法院秘書長。二十二年一月辭去秘書長兼職專任立法委員，先後於地方自治法規之制定，多所努力。二十三年十一月被選為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京出席大會。二十六年十二月隨國府西遷至重慶，仍繼續擔任立法工作。二十七年三月奉召出席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昌。二十八年六月調任內政部政務次長，對於職掌上之政務，除亟謀完成地方自治以利憲政之實施外，尤致力於下列二端：（一）創設戶政司，完成全國戶口調查，繼續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實施國民身份證，以為推行庶政之基礎。（二）創設營建司，完成全國各級機關團體及一切公私建築之標準圖案俾今後一切營建皆有定式，可循以改正市容，表現我民族整齊莊嚴之精神。至於過去事業固多成就而重要可述者有三：（一）在簡舊縣長任內三年政平訟理，弊絕風清，更為擁護共和，而血戰負傷、僅免於難，其流風善政猶在人心。（二）任昆明市政督辦六年，努力建設，精神與物質並重，樹立一富於東方藝術之田園都市。（三）任外交部駐滇交涉員時，以縝密之調查，準備折衝尊組，完成互惠平等之中法越南通商專約，並以附件協定，收回其他已失權益，任內政務政務次長七年，在抗戰軍事劇烈期中，親赴各省市視導地方自治，歷二十餘省市，五百餘縣，深入民間，洞

悉各地民生疾苦，及山川風物，著有西北紀行雜詠，及東南紀行雜詠各一卷，于右任先生贈以聯曰：「三載飄風周郡國，一編得氣自山川。」蓋指此也。

監察西南風骨凜然

三十五年一月奉國民政府特派為雲南貴州區監察使，就任以後，迭次親歷滇黔兩省各縣巡迴視察，所到之處，必詳詢民間疾苦，尤不憚煩勞，向地方官民多所激勉，使之潛移默化，俾社會風習趨於淳厚，遇有貪污違法，經查屬實者，輒嚴予糾彈，風骨凜然，深為羣衆所敬仰。三十五年十一月赴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完成憲法。



張維翰先生早期的照相。

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雲南參議會依憲政實施準備程序，選舉監察委員，張以最多數選票當選為第一屆監察委員。三十七年六月監察院第一次院會閉幕，當選為雲貴區監察行署委員，旋即返昆就職。三十八年春赴京參加監察院第二次院會，被選為川康行署委員，懇辭未蒞任所，四月赴台，旋返昆明，因接任雲貴行署委員遲不蒞任，無法離雲貴行署委員職，八月盧漢謀叛，滇局不安，乃與張西林急飛港轉廣州晉謁 蔣公介石，面陳安定西南意見，建議以盧漢與谷正倫對調，盧漢主黔，谷正倫主滇，蓋以谷之忠黨愛國必能統率駐昆明之第八軍及廿六軍，堅守後方，阻遏共軍侵犯，其他胡宗南所部軍隊悉可入滇，滇西數十

縣糧秣豐裕，足資供應，而滇省地形險要，大可堅守以為反共中興基地，蔣公對張所見亦頻頷首嘉許。

嗣于院長右任擬飛昆明與李根源相晤，約張同行，奈因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客機十二架突飛北平投共，無法成行，乃暫留港。

海角鐘聲柏台國老

張夫人於雲南情勢危難中攜兩女公子脫險抵達香港，驚悸之餘，全家罹病，夫人風濕舊疾復發，行動不便

。錢穆在九龍創設新亞書院，邀張義務教授文史，並與熊式輝、陳譚士、易君左、阮毅成諸人集會聯吟，因有「海角鐘聲」之刊行。越年偕夫人來台定居，四十八年會赴日搜尋有關開國及護國史料，瀏覽各圖書博物館，收穫頗豐，五十四年當選監察院副院長，迭次代表我國赴日、韓、泰、菲出席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共謀亞洲各國之團結，促進彼此之經濟發展，加強文化交流，並宣慰當地僑胞。六十一年五月依法代理監察院長，對監院院務，多所改進。六十二年三月自願年逾八旬，乃懇辭代院長及副院長本職，仍以委員出席院會，執行監察任務。張任職監察院三十餘年，一本廉介志行，勤求民隱糾舉彈劾，繩愆糾繆，整躬率屬，譽隆柏台。辭院長職務後，執政黨倚界尤殷，聘為中央評議委員主席團主席。六十五年五月赴日、韓、歐美、東南亞各國，考察史制文物，並致力於國民外交，所至之處，慰勉僑胞，戰譽而歸，遊踪所至，皆紀以詩，有環遊集問世。

民初三湘人物

(原名新湘軍志)

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台幣30元

革命湘軍掌故軼事

關心革命史事的人尤其湖南朋友，都該值得一讀。